



辖市文脉·句容

句容唐贤殷遥 《山行》诗校释

□ 郭殿忱

盛唐时代殷遥选之《丹阳集》，散佚已久。今人陈尚君辑校本，收句容先贤殷遥诗二首，其一为《山行》：

寂历青山晓，山行趣不稀。
野花成子落，江燕引雏飞。
暗草薰苔径，晴杨扫石矶。
俗人犹语此，余亦转忘归。

诗前，有作者官称：“忠王府仓曹参军”。按：王府官中除仓曹外，尚有功、户、兵、骑、法、土诸曹，亦均有参军一职。《唐书》《全唐书》介绍殷遥时只称“忠王府曹参军”而脱一“仓”字，致使不明其品阶与职掌。考：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载：“仓曹参军掌禄粟、厨膳、出内(纳)、市易、畋渔、白糶……正八品下(阶)”。

作者之下，还据《唐书·盛唐卷》移录“殷遥曰：‘遥诗闲雅，善用声’”之评语。按：此与储光羲《新丰作贻殷四校书》所云“芬芳从此去，望极成阳中。不见芸香阁，徒思文雅雄。”相契合。殷遥在同曾祖兄弟中排行第四。唐人好以行第相称，如李十二白、杜二甫、祖三咏等等。详见岑仲勉所撰《唐人行第录》。又，殷遥曾在珍藏典籍的芸阁任校书一职。

再看诗题，《全唐诗》作《春晚山行》。按：从诗句看，野花已落籽，乳燕正学飞，薰草转深绿，杨柳依依……好一派暮春风景，正可点“春晚”二字。但首句“青山晓”却不能依《全唐诗》作“青山晓”。因为下句诗说：此次山间之行饶有情趣。天刚破晓就上路了，才有充裕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欣赏旖旎的风光。“晚”字大误！

野花成子落，“成”下，《全唐诗》注：“一作垂”。按：成子，即结籽。句意为野花结籽洒落地上。换成“垂”字。重点野花散落在结籽实。二句虽近义，但总觉原句更佳。

暗草薰苔径，“径”下，《全唐诗》注：“一作渚”。按：苔径，即生青苔的小路。句意为深绿的野草散出发之香气使小路馥郁芬芳。而“渚”为江河中的小洲。虽然这样看似有山有水了，但是，《山行》紧密配合的“径”却没了，还是“行、径”结合更切题点。

晴杨扫石矶，“扫”下，《全唐诗》注：“一作拂”。按：扫石矶，即清扫水边巨石。句意为岸边杨柳飘荡的垂枝犹扫带般清扫石矶。换成“拂”字，即成“轻拂”石矶，似乎更温柔些，亦即更富诗情画意。

余亦转忘归，“余亦”，《唐书》注：“余亦”。按“余亦”，即“我也”。句意与上句——世间俗人尚且赞美这里的景色——相关联；我也徜徉其间乐而忘返。就这关联词“亦”，亦与“犹”相对举，更不要说“俗人”与“我”的鲜明对比了。“余亦”，难以索解。

又，“忘归”，《唐贤三昧集》作“忘机”。按：忘归，即流连忘返之意。而“忘机”，则颇含出世的禅意，即忘却世间的纷扰，自甘恬淡自然而与世无争。自李白在《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》诗中云：“我醉君复乐，陶然共忘机。”后世苏东坡在《和子由送春》诗中亦云：“芍药樱桃俱扫地，鬢丝禅榻两忘机。”虽说“忘机”更有哲理，但综观全诗还是“忘归”更合此诗意境，且朴素平实。

再从声韵、格律角度看：稀、飞、矶、归均押上古微韵。即或用“忘机”代“忘归”，“机”亦归微部。殷遥时代，近体诗格律已日趋完善。用中古韵衡量，稀、飞、矶、归(或机)也押微韵。

依据颌联“野花”对“江燕”，“成子落”对“引雏飞”；颈联“暗草”对“晴杨”，“薰苔径”对“扫(拂)石矶”，可知为五言律诗。首句仄起(历)仄收(晓或晚)，平仄格式应作：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仄平。平平仄仄仄，仄仄仄平平。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仄平。平平仄仄仄，仄仄仄平平。

其中，仄为：最好作仄声(上、去、入)，亦可作平声。平为：最好作平声(阴平、阳平即一声、二声)，亦可作仄声。

此诗无须在异文中一一比对，因“晓、晚”均仄声，“成、垂”皆平声，“径、渚”均仄声，“扫、拂(古代入声字)”皆仄声，“余亦”为平仄，“余立”亦为平仄。足见古人锤炼词功句夫之精湛。

喋血填壕的银山之役

——读史谈片话镇江之五十

□ 习斌

顺治十五年(1658)，清军三路进兵西南，永历政权岌岌可危。在东南沿海积极抗清的郑成功见清军主力集中于西南，决定溯江而上，直捣南京。一方面缓解永历政权危局，另一方面也能扩大抗清战果。

经过一番谋划，顺治十六年(1659)五月，郑成功与监军张煌言等率领三千多艘战舰，十多万兵力，从吴淞口进入长江。据《小腆纪年附考》记载，六月初八日，郑成功大军进至镇江江面，泊舟焦山。十三日，郑成功在焦山祭天，军队旗盖、袍服皆用赤色，望之如火。十四日祭地，望祀山川、岳渎，用黑色，望之如墨。十五日，吉服祭明太祖，随后又身穿缟素衣服祭崇祯帝、隆武帝，望之如雪。三祭已毕，痛哭誓师，三军皆泣下。这样的场面，委实感人。

面对来势凶猛的郑成功大军，清军也加强了防御。据《明季南略》等书记载，镇江和瓜洲之间江面十里，清军用巨木筑成长坝，截断江流。坝宽三丈，以泥覆平，上可驰马，将其称为“木浮营”。“木浮营”左右木栅内设有火炮。清军用“围尺大索”连接“木浮营”两端，耗资金逾百万。“木浮营”刚刚建成，就碰上潮水猛涨，坝被冲断。清军南京部院郎廷佐亲自祭天，然后再筑坝，终于筑成，“设兵严守”。蒋国柱、管效忠、高谦等协守镇江。

除了“木浮营”外，清军还在金山、焦山之间，用铁锁相连截断大江，名为“滚江龙”。要想攻占瓜洲和镇江，能否击破清军“木浮营”、“滚江龙”至关重要。

郑成功派遣海舟，外面蒙以白絮，内载乌泥，扬帆而上。清军见了，炮矢俱发，有如轰雷，可闻三百里。海舟一直在“木浮营”附

近逡巡，一来是诱使清军发炮，使其损失炮弹；二来海舟之内藏有水兵，海舟靠近“木浮营”，水兵便会跳入江中，沉入水底，去砍“滚江龙”。不多久，“滚江龙”被凿断，而此时清军“木浮营”上所置的炮矢几乎没有了。

此役郑成功大军亦损失惨重。监军张煌言亲领海舟，参与了此战。他在《北征录》中记道：“两岸炮声如雷，弹如雨，诸艘或折樁，或裂帆，水军之伤亡者，且骨飞而肉舞也。余叱舟人鼓棹，逆入金山，共总数百艘，得入者仅十七舟，而本辖则十三。”

次日，右武卫统领周全斌率士兵浮渡登上长江北岸，虽身中五箭，仍奋勇直前。清军大溃，瓜洲遂被攻下。据《燭火录》记载，郑成功以刘猷守瓜州，“余皆渡江趋镇江”。

清军镇江守将告急于南京。洪承畴麾下的一位姓罗的将军，领着铁骑千人，赴镇江驰援。清军“被甲如雪”，罗将军言称“海贼不足杀也”。驻守常州、无锡、江阴等地的清军也纷纷发兵支援，清军“骄蹇，急欲与战”。郑成功所部海舟与清军打起了“游击战”，在江面上“忽上忽下”。清军驻南，他们就泊北；清军驻北，他们就泊南。清军在长江南岸追逐三日，甚是疲惫。

据《明季南略》记载，此时恰逢酷暑，又遭遇大雨，雨过复热，热气熏蒸，清军身披盔甲，难以忍受。就连战马奔走两昼夜，也都张口喘息。城内有百姓将饭菜、炒米等送至江边，由于太渴，清兵竟无法下咽。有的清兵整整两天，都没有吃什么食物。如此一来，清兵战斗力可想而知。

郑成功决定登岸展开反攻。他将麾下

士卒分为五队，分别是五色旗、蜈蚣旗、狼烟、铙、大刀。每队都有两人负责滚被。什么是滚被呢？就是身披二寸厚的棉被，如果清军箭射来，就用棉被挡箭，箭过后，卷起棉被，一拥而上，持刀猛砍清军马足。另一人在旁敲鼓，鼓声缓则行兵缓，鼓声急则行兵急。

由于登岸的士卒皆是步兵，清军颇有轻敌之意。原来，以骑兵对战步兵，清军颇有经验。他们遇上步兵，通常是勒马退数丈，然后加鞭冲向前去，这样一来，步兵自相践踏，溃不成军，清军往往轻易便能大获全胜。可令清军没想到的是，郑成功麾下步兵登岸后，却是“严阵屹然不动，围障自蔽，望之如堵”。清军“三却三进”，而“郑阵如山”，清军“长技尽矣”。清军欲要“却马再冲”，只见对方阵后黑烟冉冉升起，步兵疾走如飞，冲上前来。步兵三人一伍，一人手执盾牌，挡住另外两人。另两人一人负责砍马，另一人负责砍人，“其锋甚锐”。清军虽死伤甚众，但却不敢退却。因为提督管效忠立于阵前，谁敢退却，即被斩首。

双方大战良久，步兵阵中白旗一挥，步兵即两边散开，似要退避。有的伏在地上，似乎是逃走不及的模样。清军见状，“驰马突前”，不料海舟之内突发大炮，清军千余人被击中丧命。清军大败，退守银山。

银山上，管效忠远远地对着郑成功喊道：“从来止有马上皇帝，岂有水中心皇帝乎！上来决战！”其实，此时的郑成功考虑到银山特殊的战略位置，已在思考攻山之策。二十二日，他以海舟载兵二千，结营于阳蓬山之菜园。据《海上见闻录》记载，双方“只隔一港，满兵惊”。



郑成功像

当夜，郑成功令陈魁带领一支“铁人军”逼近清军营栅。所谓“铁人军”，指的是这支军队身披铁甲。清军守将见了，很是害怕，不敢出战。用箭射去，箭不能入。“铁人军”冒死进军，清军营栅很快就被攻破。到了天明，清军复来反攻，郑成功令发大炮，“多鼓铙声，江水腾沸，廊瓦皆震”，清军虽奋力死战，但已难挽回败局。将近中午的时候，清军大败，喋血填壕。管效忠带领一百四十名残兵，逃奔南京。他哀叹道：“吾自满洲人中国十七战，未有此死战也。”

郑成功麾下有位叫杨英的将官，参与了这场银山之役。他在《从征实录》一书中记道：“大发伏兵搜山，杀其马步亦不知其数，生捉马匹、骆驼并盔甲、弓箭、鸟铙、行营炮等器械亦不计数。自辰磨战至未时收军，查点我师，只是被箭重伤，被炮打死数名而已。是亦一大胜也。”

清军失守银山，外城已失，镇江孤城难守。眼见大势已去，驻守镇江的清军守将高谦、知府戴可进，献城投降。

我参加的对日最后一战

□ 骆明

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，一晃七十年已经过去了，我到镇江也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，但我时时回忆起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，想起我参加的对日最后一战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国民党在美帝支持下，垄断受降权，抢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，日、伪军拒绝向我八路军、新四军投降。因此，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出指示，改变夺取大城市的方针，要求八路军、新四军应以相当的兵力迫使日、伪军向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集中，以必要的兵力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，扩大与巩固解放区，准备迎接新局面。

毛主席于八月二十四日致电新四军，要求集中部队，尽量占领南京、太湖、天目山之间的城镇，占领运河、串场河沿线城市，使苏中、淮南、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。新四军七师和皖江军区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，指挥所属部队，对不肯投降的日伪军展开进攻，夺取了无为县城、巢县南望城岗、运漕镇、钓鱼台、淋头等城镇，并将驻守的日伪军予以歼灭。

我们连于八月中旬攻占淋头镇，继而攻夺钓鱼台。钓鱼台有鬼子一个小分队(十余人)，伪军三十余人。日军驻守在钓鱼台镇的碉堡内，伪军驻守在镇西的碉堡内，日、伪军相距一百余米。日军的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没有铁丝网。根据以上敌情地形等情况，总队领导决定，先歼伪军再攻日军。我连奉命接受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

连长曹同乐同志是镇江丹徒前隍村人。1939年参军，皖南事变突围到江北无家可归的。指导员金淳同志是安徽舒城人，他是能文能武的年轻政工干部。当日奉命接受战斗任务后，连队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教育，全连指战员进一步树立了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的思想，打消了各种思想顾虑，坚定了敢打必胜的信心。

当日下午三时，我们连受领了任务，分工一排由排长王益才同志带领担任主攻，二排长陈明余同志带四、五班从西侧阻击敌人。三排长季学熙同志带七、九班从南侧阻击敌人。

是夜，各排受命，开始攻击，在猛烈的火力攻击下日军弃碉堡南逃，刚出百余米，我阻击排迎头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人，日军想退回碉堡，但机会已错过，只能就地负隅顽抗。副连长樊华文同志带领三排英勇顽强，不顾一切冲击日军，连投十几枚手榴弹，炸得敌人嗷嗷叫，无处逃身，最终将日军小分队十余人全部歼灭。此役缴获轻机枪一挺，大盖步枪九支，迫击炮一门，手榴弹五十余枚，子弹六百多发。

战斗胜利结束后，我连返回驻地，拟休整几天，可是地方政府和人民知道我连打了胜仗返回，乡村干部带领村民敲锣打鼓放鞭炮，挑着牛羊肉、鸡蛋、大冬瓜、茄子、青椒等蔬菜来慰问。妇女会还送了三十几双布鞋慰问我们。真正体现了民拥军，军爱民，军民鱼水情，军民一家亲。次日，我们连进行总结战评，同志们一致同意给予我在内的十三名同志嘉奖。每人奖励一双布鞋，一条毛巾。那时一双布鞋实为可贵，好些战友又是羡慕又为我高兴呢。

《沙仑》： 将底层民众引向艺术殿堂

□ 缪立新



一次空前大联合。“左联”成立的同时，还广泛吸收了很多进步文艺团体，“沙仑社”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1930年6月16日，由夏衍主编的《沙仑》月刊在上海创刊，是刊大32开本，由沙仑社出版，北新书局发行。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本和电影有关的刊物。撰稿者有叶沉、冯乃超、许幸之、沈端先、黄芝、祝秀侠、钱杏邨、陶晶孙、鲍明强、沈起予、王质夫、王莹、葆初、凌鹤、晴初、樱影、徐杰、邱韵铎、莞尔、马文珍、左明、龚冰庐、杨邨人等。

在这本封面上印有“新兴戏剧、美术、电影、音乐、文学的综合杂志”字样的刊物中，左翼文人在这一阵地上发表了大量的左翼文艺理论文章与作品，也成为与国民党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论战、文艺大众化讨论、批判“自由人”及“第三种人”等文艺论争的主战场。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：一是关于戏剧、美术运动、电影方面的论文。如叶沉的《戏剧运动的目前误谬及今后的进路》、沈西苓的《关于电影的几个意见》、许幸之的《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》、冯乃超译A.鲁那卡斯基的《俄国电影Production的路》、黄芝译介的《阿夫尔》(“阿夫尔”是俄国的艺术联盟)、陶晶孙的《再述效果》、沈起予的《演剧的技术论》等。二是关于戏剧的批评和戏剧演剧情况的介绍。如冯乃超的《〈拿破仑〉观后感》、祝秀侠的《〈Volga Volga〉的所见》、幸之的《南

期刊如海。但民国时期出版的期刊因为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，许多期刊因为战争和动荡等原因，只办了几个月就停刊了。甚至有一些期刊只办了一期就停刊，创刊号成了停刊号，又是终刊号，也是绝刊号。笔者藏有一册1930年6月16日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，沙仑社出版，由夏衍任主编的综合性杂志《沙仑》，就是这样一册期刊。

中国电影在20世纪初滥觞期间，主要是文明戏演员在独领风骚。进入20年代后，电影界又成了鸳鸯蝴蝶派一统天下，接着又是神怪片、武侠片大出风头。这种和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现象，理所当然地引起左翼作家的关注。从30年代初，他们就逐步进入电影领域。

1930年3月2日，左翼文艺界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，参与发起者五十余人，实现了中国进步文艺界的

国剧社美术展评”、孟超等的《对于旧剧的意见》、王质夫等的《南通的戏剧界》等。三是刊载了一些随感类的文章。如樱影的《福音堂》、徐杰的《地下生活的一页》、莞尔的《大世界》、宪章的《楼头的艳笑》等。四是刊载了一些文艺新作。如左明的一幕三场剧《夜之颤动》，写老夫听到儿子死死的消息后，伤心绝望，他认定穷人的孩子永久受苦，于是杀死了刚出生的孙子，没想到儿子并没有死，还从战场上逃回来了，在儿子的鼓动下，他和儿子一起参加了起义军；叶沉的一幕喜剧《蜂起》，书写了丝厂女工的罢工场景；杨邨人的独幕剧《民间》，描绘了一场农民运动；龚冰庐的小说《标语》，写士兵意识到军阀都是屠夫后，决定“穷人要为穷人自己打仗”。

然而，《沙仑》只出一期，即遭当局查禁，但他所发表的文章内容却明确表明：电影领域已开始纳入中国共产党关注的视野。与国民党文艺界展开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斗争，更需要以刊物为阵地来展开。吸纳进步刊物，收编文艺团体之于“左联”队伍的壮大可谓意义深远，《沙仑》的出版，推介了一批左翼文学新人、新作和新理论，推进了“大众文艺”的发展进程，也推进了左翼文艺界的大联合，对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然而，《沙仑》只出一期，即遭当局查禁，但他所发表的文章内容却明确表明：电影领域已开始纳入中国共产党关注的视野。与国民党文艺界展开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斗争，更需要以刊物为阵地来展开。吸纳进步刊物，收编文艺团体之于“左联”队伍的壮大可谓意义深远，《沙仑》的出版，推介了一批左翼文学新人、新作和新理论，推进了“大众文艺”的发展进程，也推进了左翼文艺界的大联合，对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